

做一条人世间的『游鱼』

□ 路采森



办公楼前,有一人工池塘,池塘中央是一假山,瘦石嶙峋,峻峭耸峙。假山旁,植凌霄两株,经年下来,枝蔓盘满假山,娉姿可爱;尤在初夏以后,凌霄花开,朵朵摇曳,流金滚红,霍霍如烧,灿烂异常。池塘,环假山而成,水深可达一两米,内植睡莲数盆,自生香蒲数簇,蒹葭数丛,杂草凌乱其间,水为循环水,活水潺潺,清澈涣涣,俨然一自然小生态也。池塘南,不远处,垂柳三株,经年老树,枝条纷披如盖,姗姗可爱,与假山、水池,相互映照——树葱、水秀,小山屹然,宛然一江南秀景。最可人处,池塘内养殖红鲤鱼,若干,大小不一,却俱是脂鳞红红,金光灿灿,红光灿灿。人至,则群集于前,张口闭口,喋喋有声,招人喜,惹人怜。于是,便常有人围池而观。观鱼者,见鱼游水中,从容自如,潇洒飘逸,即每每啧啧欣赏:叹鱼之乐也。观鱼,是一件雅事,有闲心、闲情,方可观鱼。以宁静之心观鱼,观鱼实在就是在观照自身。悠游自在的是鱼,也是人自身的一种希冀,一种追求,至少是一种精神追求。我亦常环池观鱼,读过几卷破书,便多了几许遐思。常常想到的,就是《庄子·秋水》篇中,庄子与惠子的那段经典对话:

经常跑步的河边有一排排粗大的白杨树,它们像哨兵一样矗立在那,成为一道风景。

可是,前天去那。发现,已经成长二十余年的这些树,全部被锯倒在地。有的树干已经变成一堆准备运走的木料了。那一个个被截去树身的树桩,上面还残存锯树留下的树渣子。留下岁月的年轮显得那么无奈。望着这些倒下的树,觉得甚为可惜。为何锯树,原因不得而知。

曾几何时,喜鹊在树上筑窝,鸟儿枝头歇息,虫儿树上攀爬,花草树桩缠绕。这里是情侣约会的好场所,摄影人镜头聚焦的好场景。我也曾钟爱此处,漫步树林小道,抚摸白杨树的岁月印痕,聆听风吹枝叶的声音。如今,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树倒猢狲散”,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

树与每个人都有缘。记事起,农村老房子前就有几棵树。桃子树、梨子树、香椿树。一到春天,花开的季节,梨花一枝春带雨,人面桃花相映红。梨花白,桃花红,一红一白,相映成趣,煞是好看!摘一把嫩香椿头,配上自己养的老母鸡下的土鸡蛋,一道“香椿头炒鸡蛋”,吃出了春味。

乡村处处可见树。小河边春柳拂动,映照一河春水。村庄里,肯定少不了棵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也是村民公众聚集聊天的场所。抬头,时不时的,能见到树上的鸟巢。树上鸟巢也是中国乡村的标志。瓜果成熟时节,爬上桃树,做个偷吃桃子的“齐天大圣”,好不快哉。那酸杏子的酸味,酸了孩子们的童年记忆。

树也是孩子们的快乐天堂。农村的孩子擅长爬树,那攀在树上的童年,永远那样无拘无束,快乐自在。树下找到了猴,树上寻天牛,这样的童年,想来都忍俊不禁。

那时,家家户户还用“柴火灶”。所以,得去山上刮松毛,采树枝弄柴火。我和母亲背着箩筐,手拿扒子,进山寻宝。松树洒落堆积的松针就是宝贝。有时,松树树下还有意外之喜。比如,隐藏着松树菇,从土里伸出小脑袋的蕨菜。

对于琴声的欣赏,唐代王昌龄写过一首《琴》诗:“孤桐秘鸣鸣,朴素传幽真”。一架古琴,用特别的梧桐木制作而成,它虽然外表质朴无华,琴声却分外幽远清雅。

幽真,由器物淡淡的朴素而传导出的一份幽静纯真,显露出古人对宁静淡泊生活的向往。喜欢“朴素”这个词,就像一张未着油漆的旧桌椅,显露的是淡淡的本色。

桌子上有碗筷,粗茶淡饭。经年累月留下的木纹,那棵树的茄结还在上面,它就是一张旧桌椅。朴素是一件什么东西?它是以前乡村女孩子的两根大辫子,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背影消失在旧时光里。我在少年时,曾看到河对岸,张家小媳妇坐在屋后的一张小椅子上梳头,袅娜的身姿在斑驳树影里,那是一种朴素之美。

朴素的汉子捧大花碗,坐在路边呼啦呼啦地吃饭。还有一个老头儿,推过来一辆车,站在树下擦汗。天冷的时候,老太太穿厚棉裤显得臃肿,远远地看就像一只大萝卜。

我坐在朴素的小餐馆里。小餐馆里,一椅、一桌、一伙计,老板娘安静地坐在吧台后面。那个餐馆,就在繁华大上海,一条热闹马路与另一条安静小路的拐角处,只有步行才能找到,坐在公交车上会一掠而过。朴素见不到大红大紫、大是大非,也没有夸张的表情和惊讶的肢体语言。往往是屋檐上的瓦,色调平和,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炫耀过,谈不上有什么七上八下,也不好大喜功,痴痴癫狂。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请循其本”,“本”就是原来的问题。惠子想把庄子拉“偏”,可庄子到底聪慧,他要“循其本”——他强调的,还是“鱼之乐也”。在庄子看来,“鱼之乐”,就在于鱼子的自由,鱼的悠游自在。这是一种生命状态,鱼能如此,人却很难抵达。在《庄子》一书中,惠子多次出现,他始终是庄子的一位“对话者”。其实,庄子就是想在“对话”中,阐明自己的观点。惠子到底还是有些“我执”,他喜欢把问题具体化,认死理,于是,就失去了丰沛的联想力和想象力,若然化而为鸟,也许就只是庄子《逍遥游》笔下的一只“学鸠”,而庄子则不同,他在海为鲲,横亘几千里;化而为鸟,则为鹏,可以扶摇而上九万里,所以说,作为一条“鱼”,庄子所拥有的是一份“大自在”;作为一只鸟,他是一只冲天之鸟,它不受任何拘束、约束,连做梦,都是化作一只栩栩然的“蝴蝶”——自在之至,也美丽之至。相较于庄子,孔子就显得拘谨,他忙于

为周礼扎篱笆,筑围墙,虽然能安于“曲肱而枕之”“一簞食一瓢饮”的清贫,也赞许曾皙“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闲逸之情,通达之心,但到底还是拘于“篱笆、围墙”,所以,他就只能做一条篱笆、围墙内的“鱼”,搞不好,还会一头撞到“墙上”,于是,就只好“周游列国”去了。人,就是人世间的一条游鱼;人,就是时间里的一条游鱼。做条“游鱼”,亦大是不易。其要,则在于懂得“舍”,懂得“弃”,否则,名缰利锁,物欲缠身,何谈“悠游”?不为物累,方得悠游自在。陶弘景是道教中的高人,梁武帝非常尊重他,想请他出山做宰相,但陶弘景却不愿意。于是,他就画了一幅《二牛图》作为回答:画两头牛,一牛自由自在地在吃草,表情十分愉悦;另一头牛,却穿了鼻栓,受到人的束缚,表情十分不自在。梁武帝看后,哈哈大笑,立即明白了陶弘景的意思,也不强求,就封了陶弘景为“山中宰相”。这幅图,很形象地诠释了“名缰利锁”的寓意。名利,固然重要,但如果名利如牛之“鼻栓”,捆绑了人生,使人失去了自由,那么,智者就宁愿放弃名利。也唯有如此,才能够换取一种“自由人生”——做一条人世间的“游鱼”。

难养的猫

□ 朱辉



小区里出现了一种陌生动物,好几个目击者将视频发到了业主群。有人猜是小熊猫,也有人说是浣熊。最后得到了权威结论,是貉。

这种动物据说曾是本地“原住民”,可是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没见过,以往只存在于成语中,谁都知道“一丘之貉”。

很快它们就刷出了存在感,小区里不少流浪猫被咬伤,有一只十斤重的橘猫,脖子几乎被咬断。所幸小区里有一些爱猫人士,将橘猫送去宠物医院抢救,轻伤的几只则做了简单处理。

幼猫失踪了好几只,估计凶多吉少。剩下的需紧急收入室内,妻子便被“摊派”了三只,都是三个月左右大小。我们养猫多年,深知3个月到1岁之间的猫,最为调皮。品种猫还好,比较容易与主人作息时间“调”成一致。中华田园猫野性足,是典型的“晨昏”动物,黄昏和拂晓前最为兴奋。

第一天晚上,三只幼猫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凌晨一点以后,三个小家伙大闹天宫,在屋里互相追逐扑腾,不时撞倒、撞落各种物件,弄出很大声响。我们一晚上没睡好,还深感愧疚,楼下是两对合租情侣,想必人家更是深受其扰。

第二个晚上,我们将最活跃的两只小猫关进了厨房。虽然由于隔音不好,楼下卧室可能还是会听到一点动静,总比让它们满屋子跑好一点。另一只看上去老实一些,经过批评教育,估计晚上不会独自玩得嗨。

然而凌晨一点左右,厨房里的两只猫此起彼伏地叫了起来,并且抓门

闹着要出来。一声高过一声,估计全楼的邻居都听到了。趁着还没有人骂街,我赶紧卷了一张报纸,去厨房进行武力“镇压”。报纸打着不很疼,声响大,是教训猫狗的理想用具。果然,小猫们老实了。然而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又叫了起来,我不得不再去“镇压”……

早上起床我一量血压,超标了不少。赶紧在网上发帖,寻求领养人。很快有了反馈,但了解了几个有意向的人,都不太合适。田园猫无缝对接融入的环境有两种:一是给商店、仓库当工作猫,不怕它们晚上闹。二是去给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自由职业者作伴。普通人家领养,往往没有充分估计困难,没几天就退回来了。来回退几次,猫渐渐成年,就不好送了。

“还是品种猫好。”妻子怀念起我们收养过的两只流浪“英短”,一点斤也不闹人,还很黏人。可是品种猫基本都是人工培育出来的,并非大自然的产物。基因往往带有遗传病,医疗费用一般人承受不起,田园猫就好养多了。

撑了几天,侄儿领养了一只。他想体验一下小猫有多闹,相当于做个适应性训练,以后有了孩子,能应对夜间哭闹。我让他联系伙伴,争取再弄走一只。不求他们长期领养,只求暂时替我们分忧,让我们有时间慢慢寻找真正合适的领养人。

好事难做,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我们又一次深切体会到这一点。不过想想这三个小家伙,如果放在户外,很可能已经没命,血压高几天也是值得的。

人,他写了一首朴素的诗念给我听,我最大的理想啊,是坐在有猪头肉的桌旁,一边喝酒,一边吃猪头肉,穿着朴素的衣裳,有朴素的老婆和朴素的热炕头,再盖一间朴素的房子。

其实,在朴素年代,我和同学陈二狗,曾在小城的百货大楼里一人买了一件黄大衣。黄大衣长及没膝,温暖周身。我和陈二狗各骑一辆老式自行车,像骑着两匹马,在小城笔直的大马路上飞奔。后来,我和陈二狗渡江,到上海去买大红衬衫、山羊皮猎装、雪花呢大衣,就变得不再朴素了。看来,一个人的朴素年代,是在少年和中年以后。

一个人经历过一些世事,把有些东西看透,看懂它的内在和本真。

对于某些浮华的迷恋,我们变得不再朴素。这个世界太过于炫目和迷离,我们变得朴素不起来。大街上,再看不到梳两根大辫子的姑娘,也看不到穿黄大衣的小伙。朴素年代成为一种怀念。

有个做官的朋友,退下来之后,他的生活才重返朴素年代。他遇到的人,对他说的话,遣词造句,是朴素的,不像从前那么恭维和修饰。一个人年老了,从华丽中脱身而出,他就是一篇朴素文章。

这个世界,最终是由朴素的人和器物组成的,越朴素越接近事物的本质。那个留着大胡子的英国人培根说过,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同样能传一份让人宁静幽远的幽真。



树的风景

□ 张帮俊

当然了,除了温柔的树,也有脾气不好的树。有的树,身上刺多,稍不注意,就戳疼刺破了手,缠挂住你的腿。“真讨厌!这该死的树!”我忍不住发起火来。“我们随便闯人家人的地盘,它生气应该的。”听母亲这么说,我也觉得有道理,也不觉这刺树多憎恶了。

树是人类的好朋友,它给人类创造了太多的财富与庇护。但是,人类却没善待它。反倒是伤害摧残它。有多少树木被砍伐,多少山林被摧毁,森林被人为烧毁。树也留下伤心的眼泪。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善待树,就去爱护树,多栽树。栽树能致富,改善环境,好处多多。种下一棵树,一片树,它会用时间来反馈。众树成林,十年树木,郁郁葱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没有树,何谈那个“青”。“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多栽一棵树,就是为后人多留一份绿。

有的地方很朴素,我坐车路过一个小镇,朴素的房子,绳子上晒着朴素的衣裳,路边站着朴素的人,下车问路,他们说的都是些平淡朴素的话。

“1983年的南京是一根大辫子”——数年前,在南京去成都的飞机上,随手翻一册杂志,读到这样的句子。内容记叙了作者年轻时在南京城里与江南女子的一次邂逅。文章是谁写的?记不得了,就记住这样一句话,这是朴素情感,带一个陌生人的朴素感染。

上初中时我们到农场学农。同学的姐姐是个知青,她从旁边的生产队赶过来看望弟弟。记得那个女子,穿着一条洗得泛白的工装裤子,远远地站着,一付长腿在朴素裤子的映衬下,像一只丹顶鹤,风姿绰约。

朴素的人有朴素的浪漫。我认识的一个写诗的



朴素之美

□ 王太生

立秋帖

人间朝暮,一叶落惊秋 夏日的管弦嘈杂,被秋的热情替代 火热,回归平静,似水柔情 徐徐铺开,漫山遍野的秀色 秋风起,黄叶落,悄入泥 赴一场秋约,借一片落叶 续写秋的诗笺 见证一朵花的凋落 生命在夏日的极盛后 渐入黄昏,希望却从未泯灭 一场生命的陨落,换来了盛大的丰收 麦海翻滚,稻香千里 人人开颜,处处欢乐 秋天,是四海清平,万户喜乐 什么都温柔。风带来眷恋,又捎走悲愁(田雪梅)

干瘦的父亲手握黄金

打在荷花上的雨灿烂 打在泥埂上的雨落寞 父亲坐在稻田边抿水 谛听禾苗吞咽 我也呛上一口,咸咸涩涩 在八月,每一滴雨都是谷粒 在耀眼的白里 干瘦的父亲手握黄金 (何愿斌)

安静的黄昏

记录一个安静的黄昏 漂浮一坨微醺的云 一群黑色的飞鸟 轻轻划过 一块金色的天空 凝结住的时光洪流 追溯亿万万年前的 草原与海洋 (王蓉蓉)

乡愁,与动物有关之一匹马的心事

一匹马,站在细细的小河边 此时的庄稼 正在田里,展露成熟的心事 它们离马很远 就像这匹马,离天很远 马的心事,像一朵云 融入阳光怀里,疯长一场雨 飘过来,又飘过去的情绪

草依旧茂盛。花依旧艳丽 一匹马,站在清凉的小河边 咀嚼,一缕风的气息 当一条鞭子,刚刚被父亲 握在手中,这匹马 便急不可耐地,翻开四蹄 奔向那辆,闲置的马车 (白俊华)

立秋

像一面醒目的墙壁 分开时间的疆域 穿过夏日燃烧的热情 秋天带着果实和丰收来临

去田野 听秋风金色的声音 去果园,心疼苹果 压弯的枝杆 和葡萄架上 那一串串晶亮的喜悦

此时此刻 秋风不在吹落伤感 因为所有的花开 都盼望这个季节 (刘本本)

芦苇

枯萎了,仿佛死去一般 刮过风的 都是忍受不住的呜咽

春天的时候,又返青 每一片叶子新鲜得如同干净的雨 谁在有月光的夜晚 吹响了一支忧伤的芦笛

时间永远是最大的对手 既被打得惨败 也是屡战屡胜的英雄 (相海龙)

他们再一次筑起迷彩城墙 ——写给抗洪救灾的解放军战士

每一身迷彩,都在疾行 把速度拉满,拉到峰顶 他们的每一步 都承载着无数人的期许 每一次灾难面前 人们都在寻找他们的身影

这一次他们在哪里? 在污水中 他们纵身封堵泉眼 在屋顶上 他们伸手给困住的老人 在大雨里 他们撑伞护送妈妈与孩子 在大堤旁 他们推动铁锹从天黑到天明

我还看见他们 在桥洞里 累的筋疲力尽席地而睡 在灰尘里 饿的狼吞虎咽泥沙共饮 在肩膀上 抗的血肉模糊不辨其形 在脸庞上 流的汗如雨下眼神坚定 大灾之前,一马当先 他们从未缺席 当他们再一次筑起迷彩城墙 一定战无不胜 我们庆幸拥有他们 有了他们,才会有岁月静好 国泰民安,永驻和平 (陈赫)